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六

列傳

宋八十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 适 遵 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旣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

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兵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按宋名臣言行續録作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尼雅滿邀說甚切尼雅滿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

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節也願留印使弁得
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
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
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
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
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
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
本朝惟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

文等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强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為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尼雅滿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閒行

歸報其後倫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曰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凌阿思謀石慶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弁

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
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校其考成
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為
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
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
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
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轉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
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

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樞密院編修官歴開封府儀工户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未至金人遣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望之言金人

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廼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棁與望之再使金帥遣蕭三寶努偕棁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之户部侍郎同棁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夜刼砦不克斡里雅布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

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宫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為户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兼主管御營司条贊軍事論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宫起知宣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七年召赴行在升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

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張邵字才彦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為衢州刑曹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官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

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達蘭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蘭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 按宋名臣言行續録載邵見監軍即君達蘭於濰州逼公拜公不可執寘昌邑尋徙密州祚山

寨以兵守之四年夏邵聞達蘭過密以書抵之云云達蘭得書執付豫與宋史本傳異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為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後益北徙會寧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及皓弁南

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乞早頒恤典卲併攜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卲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因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

按宋名臣言行續錄載邵上書言臣使北時道遇秦檜故臣堅持使節臣得奉以周旋又醫官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語臣云檜在中京嘗代徽宗移書尼雅滿述海上盟約及用兵講和利害結好基此會曹勛繳進其書詔付史館又載邵初出疆遇檜於昌邑以忠義相勉故邵在喪相與通問邵因歷叙金有歸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其遣使迎請檜寖不樂宋宋史本傳不載附識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子孝覽孝曾孝忠孝冒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為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按宋名臣言行續錄載皓其先徽人唐宋徙樂平之洪巖少慷慨有奇節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

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録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
荒自任發廪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别以青
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
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託留
之州人號為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惟過皓門不敢
犯建炎三年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内患甫平外敵方
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
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

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為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

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特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絶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令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宜使人諭意優進成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

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即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頤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二渠魁皆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尼雅滿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無悔尼雅滿怒將殺之旁一人啫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劒

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惟璹至汴受豫官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烏舍聚落也烏舍敬皓使教其八子按宋名臣行續錄作教其二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烏舍持問皓皓力折之烏舍銳欲南侵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烏舍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

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烏舍義之而止和議將成烏舍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烏舍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烏珠殺烏舍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冷山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

癸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
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
震懼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王師亟
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
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
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若和議
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
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

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宫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虚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為中京副留守再降為留司判官趣行屢矣皓託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葢欲以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

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内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相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

廟皆極土水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晧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

言實納寄聲檜怒益甚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按宋名臣言行續録作向鍔從太后北歸素知皓名宣言燮理乖盭洪尚書名聞天下何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鍔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其實鍔初不識皓也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

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烏舍戲下貧甚皓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子為人豢豕憤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為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博學

强記子适遵邁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㓜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邉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州通判秦滿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皓卒服闋

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蠲他州代貢禮物闕試闈以復舊額官田不種者免輸租改知嶶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弊會帝親征道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於淮復遣金兵令各懷歸而田産為官鬻請聽其估贖之又上疏曰大定新立諸國未必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俾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

萬全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貳大常兼權直學士院帝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祖宗故事盍可法則除中書舍人時羽檄沓至書詔填委洛訪疇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金接伴高嗣先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初遷翰林學士仍兼中

書舍人秦塤久廢忽于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宫觀雖小損得之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復繳還檜黨巫伋莫伋余堯弼遷復之命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即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既行适言其不可帝問之适曰今每州止得

千緡一州以萬戸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容旅無田貨鹽場有大利害帝以為然乃寢前命但于蜀中取十五萬緡行廬和二州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驟居相位然無大建明家

居十有六年兄弟昆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子九人槻柲榴椮櫕桴楹槺栝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兒時端重如成人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䰠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擢為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秦檜子熺為官長謦欬為人輕重遵恬然不附麗二年弗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

遵復入為正字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密薦為御史方賜對而父訃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璹同出疆璹仕於劉豫妄殺兵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悲為道謗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

注又論鑄錢利害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奏復經筵官留身奏事舊制修起居注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逵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躐居臺省遵乞禁止詔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宫觀遵曰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今内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

不過諸司令使務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為盜賊望揭牓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為農者放還帝皆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國朝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以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選人詰曹改秩吏倚為市巧生沮閡遵明與約省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

重複或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輙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敎牒即請時議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數千里外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

民困如是願量取其半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為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為解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遂丐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三十一年遣李寶禦金兵寶駐兵平江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檝皆遵供億寶成功遵之助為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先是朝廷慮商舶為賊得悉拘

入官並海縣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縶留未得去

遵因對論之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

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敵人來索舊禮從

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絶

納之則力不能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宜指陳定論以聞

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

共為一議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

海泗之類則彼亦無可藉口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

樞密院事壽康殿産金芝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操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遵連章乞免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操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聞者以為盛德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饁餉恩意傾盡人

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
責圩户自閉築且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
遣朝臣覆按圩遂成松别治溧水永豐圩來調丁米木
數甚廣遵謂封殷充帿執不從楚地旱遵簡賔佐隨遠
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于江西得活者
萬計戍兵乘時盜刦曹伍剽于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
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
宫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襃其治績且許入覲

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卷送其弩諜築營砦無慮萬竈特敕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揭牓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庚人不能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梃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

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宫卒年五十五謚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紹興十五年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為敕令所删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帝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謚邁曰當如楚人立

懷王之義號懷宗以繫復讐之意不用吳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之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

之盟已絶宜正名稱凖疆土朝議歲幣所宜先定及遣掄入辭帝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遣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己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遣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虚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黄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虚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

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
損矣時議遣使報聘詔侍從臺臣各舉初邁之接伴也
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
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
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
濶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
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
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

謂不如式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旦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孝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除起居舍人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修纂景佑故事有邇英延曦二閣注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命講讀官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使謹録之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父兄皆歷此三職邁
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黄宰執書
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
所建明則封黄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
黄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
偏况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望詔樞密院
凡已被制敕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黄以示重出命之
意報可知贑州起學宫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遣

千人戍九江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邁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徐詰什伍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鄰郡尋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者衷刃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境内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塘堰及湖總八百三十七所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郡將姑息如其所

欲邁至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泗曰鹽城曰寶應曰青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葺數少不足用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帝嘉之以提

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帝時召入談論至夜分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帝曰浙東民困于和市卿往爲朕正之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宫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禄

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
博洽受知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
所紀多失實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七至八十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七

列傳

宋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迨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權貴欲薦之館閣九成笑郤之紹興二年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

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憂驚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不得溫凊定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當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寘首選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䞁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

爭之不能得即投檄歸趙昂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呂
既至改著作郎言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恤刑
為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
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詔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
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
成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
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鼎既

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又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悉拒之帝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畨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秦檜取旨帝曰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

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廣帥致羸金九戌曰吾何敢茍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户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户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内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于民又謂令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

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擢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充使專務詐誕欺

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今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人一旦梓而縛之曾不旋踵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數百年之赤子天下士大夫皆當委棄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其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

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彼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所願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之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固屢敗之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其下哉

令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以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復遂非愎諫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檜曰可和

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皆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刦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于公論乃以銓監

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
楫劾銓飾非横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
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
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
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
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
訐流謫遠州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
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帝曰久聞卿直諒

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令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吭拊

其背不能全勝令曰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與邵宏淵不協軍大潰十朋自劾帝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衂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

臣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次膺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絶口勿言和帝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

之謂不當如此待勲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
人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
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金之南侵
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向來權
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
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富察圖們大周仁以泗州
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

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内附高其爵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内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絶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

變皆在和議則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于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切勿與遼講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若一講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不謂然既而遂和海内乾耗始

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救一旦議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旋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

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致金兵南侵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令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敵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他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

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敵國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有賀正生辰之使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于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國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可弔者七也側聞彼中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

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令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絶請

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也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時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議和棄唐鄧海泗四州金又欲

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彦秉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寶懼始出師𮌎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卒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宫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為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

即位九年慨復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為言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孫槻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録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以剛為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

所以備不虞而强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鋭為親兵居則以為衛動則以為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為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再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

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詔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即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户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内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

世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帝讀之聳然即召剛至闕拜御史中丞剛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殿前司强刺民為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于四五驕横者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

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為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為萬石廖氏

李迨東平人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以蔭補官初調

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除隨軍輦運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于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丁父喪詔

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彦叛吕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帝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户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司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

而六路之民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沈船以避其役如温明虔吉等州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為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陜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

塲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
茶司至是闗陜既失廼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
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廼以每歲收支之數驛奏廼
乃考其本末具奏條析紹興四五七等年所收錢物暨
所支闗各若干萬餘緡云自來遇歲計有闕即復添支
錢引補助見今汎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
歲收錢物内有上供進奉等窠名若干係四川歲入舊
額若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若干係軍興後來歲入

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于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一歲所入過於晏所榷已多諸窠名錢亦三倍其數彼以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贍川陜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之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寛剩亦未

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户獨受其弊急稅户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

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數
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降
詔奬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迨
為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為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
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於朝且使人告迨以兵至恐之
迨不為動降聖節庾失於行禮為迨所持庾自劾迨因
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人迨尋
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晉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
年權辟廱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
四方賢俊遊因詗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慨然有通
變捄弊之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閲官數月局罷
出知鄜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
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所增上供認額綱
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
減蒲江六井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

户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無牽掣室礙之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畧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三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令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

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仍準初數爲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户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户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

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擢閈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就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

或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
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
例頭子錢并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五
分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
茶商茶户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此但
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
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
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踰二萬匹張浚

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領四川財賦開見谿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谿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按宋史食貨志作斛輸錢三十）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

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並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偽引

加宣撫司印其上即為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提勘錢共六十按宋史食貨志作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初變榷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為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

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
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吳玠為
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
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
劾老憊丐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置制大使命
席益為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開復與席益不和
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
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閬糴米非是

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罷今公私俱困無所取給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陜茶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八

列傳

宋八十二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呂本中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太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被命詣金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金人索帛一千萬肅在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

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帝從之朝臣受偽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耿南仲得祠禄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為

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夯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内侍陳良弼肩輿至横門外開封買入内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䘵其禄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裔之巧在文書簡簡故

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若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識淺

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審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執政怒肅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按宋名臣言行別錄作鉅野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爲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

功第賞曰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按宋名臣言行別錄作復右文殿修撰）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

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彦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瑴又抗疏言膚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瑴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尋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吕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

杭州洞霄宫未閲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鄞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畧郈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畧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畧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琏史康明皆京東土人

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陜西重兵之一端也

關陜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

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令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顧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畧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得以功名自任

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則不至虛内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

兵之形無窮頋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皆預為措畫令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頋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畢制訂使事降勑榜大畧謂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頋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

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令諸郡廂禁冗占使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傔從衣糧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勑

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畧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畧謂山東大姓結為山砦以自保願慕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分人護送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凡諸將行師入境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

邴閑居十有七年卒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為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

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康義得轉一官今自武義大夫躐上遥郡刺史名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彦文用劉光世奏録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彦文功狀前後

抵牾閤而未下宰相力主彦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宫再除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

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帝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又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為趨陜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帝悟而止未幾帝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為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珏

為貳賜康褒詔許綴宰執班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絶流而渡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康與珏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責授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宫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

圖志編修官改宣德郎擢為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
初召還賜五品服上在維揚尼雅滿將自東平歷泗淮
宰臣汪伯彦黄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守獨抗疏
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金人入淮之路有四
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又請詔大臣惟以
選將治兵為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
悦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
奏金人必來願早為圖之未幾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

累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為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勝非罷吕頥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紜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為一帝幸建康吕頥浩張浚叶議將奉帝幸武昌為趨陜之計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又陳十害至殿廬謂康曰幸蜀之

事吾曹當以死爭之議遂寢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曰
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
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
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
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
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
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
至是詔陳闕政復申前說曰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

悔禍實有所未至耳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勲勞然其器識不足以斡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内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除禮部侍郎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彦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知紹興府尋以内祠兼侍郎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

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公私困敝請俟他年遂止尋
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
金入侵諸將獻俘者相踵守上疏曰兩河山東之民皆
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宜諭以恩信貸之使歸
願留者亦聽則敵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退詔諸將渡
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
上既還臨安又詔問攻戰守備綏懷措置四事守言四
事莫急於措置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

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陜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安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棊布四路朝廷

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然後可以有為也諸將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按宋名臣言行别録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錢糧無乏絶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户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

畧亦在是矣守在閩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除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吕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必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守力為解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

用令已驗矣羣臣從而媟褻其短臣恐後之繼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帝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可為别都以圖恢復趙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帝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

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歛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卒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守一日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于上守在江右

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爲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息守謚文靖孫抑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有才名靖康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復以張浚薦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言范致虛自謫籍召入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王繼先以覃恩由團練使轉防禦使法

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從之遷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為之而無三丞為之者時直柔為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紹興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然願陛下勿復致疑既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

丞婁寅亮上書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于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兄弟得進併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于帝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璜責監潯州酒税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

赴復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輜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苗劉作亂張浚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輜客浚所慷慨請行至杭說傳正彥曰二公誅鋤宦官為功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二公本心為國柰

何以此負謗天下傅按劍大怒鐇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鐇還約浚至杭浚復傅書誦言其罪又遣鐇移書傅等告以禍福鐇至傅黨馬柔吉詠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鐇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鐇會浚謬為書遺鐇云適有容自杭來方知二公于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傅等見之喜鐇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傅等始懼

轓知其可動乃説宰相朱勝非曰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轓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高宗復辟詔補轓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張浚宣撫川陜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為荆湖宣諭使帝方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康國與浚

俱前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為都官員外郎言四川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于此盡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䕫州丁

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陜茶馬卒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辟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四年召至行在為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于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外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

公死黨者固自若也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帝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公論何自而申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參錯相制漢

有南北軍周勃用之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今國家所使惟劉光世韓世忠張浚三將之兵耳陛下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劉光世以私忿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

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非以宰相賞功者也頤浩罷相後論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

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忠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于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宗二史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是非顛倒不可信于後世宣仁保佑之

德豈容異辭而蔡確厚誣聖后收恩私門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録俟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因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録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遲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録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産税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參彦參繫之獄俊

訴于朝令罷彦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于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嘗講屯田

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廹相繼為都漕

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

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于偏聚而

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浚在建康岳

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不遠情不相通陛下遣樞臣

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禦敵

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

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

復白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為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株于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按桯史施宜生變服為僧官購求弗得已而投金未嘗付獄附識詔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主管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

判官改廣東招撫劇盜曾袞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裒民之急而厚其斂也詔從折減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宰相趙鼎勸帝親征致遠入對獨贊其議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榷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

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尋復爲戶部言陛下欲富國强兵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宫禁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安用歸其餘于監司監司無安用歸其餘于朝廷朝廷無横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母老丐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

平八年正月再召為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吕本忠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

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
宰相吕頤浩以嶶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
國軍俄入為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主議和嶶
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于
上前論和嶶言直前引義固爭尋以疾卒賻絹百匹特
與遺表恩
陳淵守知默沙縣人瓘之孫有文學紹興五年廖剛胡
寅朱震張致遠並言淵負才流落召充樞密院編修官

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大濫賞給賚予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説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

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户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名見于内殿淵言億年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故相居中子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矼守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方尚王氏新説矼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

四年召赴闕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帝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矼言春秋定哀閒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

而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朋附奔競之徒未汰公忠宿望有猷有守之士未用在位之人未聞推誠盡公宜鑒定哀之失甄别黜陟内侍李廙飲韓世忠家及傷弓匠事下廷尉砿言内侍出入宫禁而狼戾發于盃酒乃至如此建炎詔令禁内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于是廙杖脊配瓊州遷砿侍御史賜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砿論勝

非無所建明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録黄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録黄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黄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時議親征玨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浚三大將懷私隙莫肯協心玨首至光世軍諭之曰敵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

戰諸公當思為國雪恥釋去私隙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帝至平江魏良臣王倫使金回約再遣使砽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遷祕書少監砽在職七閲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砽充館伴使砽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召砽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砽

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珏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珏言賊豫為金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于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如或有不可從之事一輕許之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後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

空地如之何而可保恐欲寢兵息民不可得也更願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以國人之意拒之逮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大將以為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父憂免喪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内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按宋名臣言行別録作天台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以爵禄鈞知名

士良貴屹然特立京數遣人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絶
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對欽
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
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非博詢下僚明
揚側陋未見其可當國者指為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
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既見請誅偽黨使叛命者受
刀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㪽又乞封宗室賢者于山
東河北以壯國體廵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黄潛善汪

伯彦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宫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宫起為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

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併彈之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碁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旣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甞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為博士時王黼張拜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處之超然秦檜諷令求郡亦不應其諫草焚削不傳

呂本中守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竒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于親忠于君兒勉焉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閒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召為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

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歷帝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别給非所謂宫府一體者帝見繳還甚悦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監階州草場苗亙按宋名臣言行别録作苗亘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當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

臣得以藉口從之七年帝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乃可觀釁而動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水旱乏絶姦宄竊發其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

絶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于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為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内侍鄭諶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滸將以有為令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諶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

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權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啟其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秦檜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以本中爲公著後又范沖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帝曰本

中受愚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脱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諡文清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八